

弟弟的反击

我是一个犯过罪的人，走到哪里都抬不起头，出狱后，在别人眼中，我就是个怪物，人见人躲，连我最亲的人都抛弃了我。

但我非常不甘，因为我是被迫「犯罪」的。

而我犯罪的对象，就是我曾经最爱慕的女人，做梦都想娶她为妻的那种。可最后，我却亲手.....

1

事情得从 16 年说起。

我叫冯斌，是家里老二，不同于我哥冯顺，我是被家里领养的。

16 年那天晚上一个冬夜，我哥冯顺突然踉踉跄跄的跑进来，跪在我面前磕头就哭，叫我救他，千万要救他一命。

我问他怎么了。

我哥说他犯事了，趁人睡着，翻窗进去欺负一个女人，正要得手时，东窗事发，人家报警了。

要是事情败露，他这辈子就毁了。

我哥是正经的大学生，在海外读过研，回来在本地最大的金融公司上班。

对我们小老百姓来说，我哥这种身份，是家里出了个金凤凰，祖坟里冒青烟，他承受不起那种代价。

我哥哭天抢地，求我给他顶罪，让他逃过一劫，以后一定忘不了我的好。

那时，我脑子乱急了，不敢相信，他居然让我去坐牢给他顶罪。

就在这时，我爸妈也进来了，老两口哭的惨不忍睹给我哥求情，都希望我帮他一次。我心乱如麻，加之我是被老两口领养带大的，最后为了报答养育之恩，我内心劝说自己，就当是报恩，于是就同意了。

等我主动自首，被关起来那天，我才知道了一个可怕的事实。

我哥欺负的女人居然是雨柔姐。

雨柔姐叫杨雨柔，是我们从小长大的街坊邻居，她气质出众，美若天仙，毫不夸张的说，二十三岁之前，我所有的爱意都交给了雨柔姐。

我爱她，十几岁时就深深的暗恋上了她，最后更是无数次想要出人头地，娶她为妻。这个女人，就是我眼中的唯一，神圣不可侵犯。

可我没想到，眼下，「我居然成了欺负雨柔姐的罪犯」。

轰的一声，犹如晴天霹雳，我直接炸了，晕死过去，再后来一切已经无济于事了。

无数次在牢房的深夜里，我都在想，如今的雨柔姐会不会恨我，恨我到底。

我被判了 3 年，19 年的时候，总算出狱了。

但这 3 年里，我过的越来越不安心，因为没一个人来看过我，包括我父母和我哥冯顺。

出狱那天，天上下着大雨，我像是丧家犬一样回到家里，可是大门紧锁，一个人都没有。

我像是狗一样在门口等了一天多，最终我哥冯顺出现了。

当时一辆奔驰轿车停在院子前，我坐在台阶看去，就见冯顺下车，接着走到副驾驶位，拉开车门，把一个绝代芳华的女人扶了下来。

看到那个女人的面孔，轰，我脑子一炸，当场险些又晕死过去。

居然是雨柔姐。

三年不见，她出落的更加迷人了，眼含秋水，盈盈柳腰不堪一握，修长的大腿圆润丰满，充满了致命的吸引力。

特别是那洁白莹润的肌肤，犹如婴儿一般娇嫩。

雨柔姐穿着一条白色的半身裙，仅仅是站在那里，就散发出让
人无法直视的光芒。

看着她，我心如刀绞。

三年来无数次做梦，总算见上一面。

「老婆，你慢点，路上有青苔，别摔着了。」

就在我心乱如麻时，就听到我哥冯顺说话，挽住雨柔姐的纤
腰，朝大门走来。

雨柔姐笑意盈盈，看着冯顺，满眼都是爱意，主动的挽住她胳膊，浓情蜜意。

我当时彻底裂开了，胸腔一股郁气，险些吐血。

脑子里冒出一个不可思议的念头，冯顺叫雨柔姐老婆？

他们两个.....结婚了？

我眼前一黑，摇摇欲坠.....

2

后来，冯顺和雨柔姐同时看到了我。

当时，一看是我，冯顺脸色大变，慌张不已。

「冯斌？」

「你，你出狱了？」

冯顺失声的说。

雨柔姐扫我一眼，继而就是眉头紧皱，死死的瞪着我，最后无比厌恶的别过脸去。

「顺哥，走，我们走。」

「我不想看到一个垃圾。」

雨柔姐想也没想，直接开口！

在她眼里，我就是当年欺负她的罪犯，如今再见，能给我什么好脸色？

一瞬间，我更是心如死灰。

痛！

痛到浑身都在发抖，四肢冰凉，从来没有那么绝望过。

原来，坐牢不可怕，可怕的是，雨柔姐再也不会正眼看我一眼。

那时，我多么后悔，给冯顺顶罪。可我越是后悔，心里的怒火越是燃烧，似乎快把我吞噬。

我捏着拳头看着冯顺：「这是怎么一回事？」

冯顺知道我问的是是什么，尴尬的一笑，旋即解释：「冯斌，我和你雨柔姐结婚了，从现在起，你要叫她嫂子。」

轰！

猛的我眼前发黑，浑身冒出无数虚汗出来。

我哑然而笑，哈哈，我在牢房里帮我哥顶罪，可他倒好，趁此机会，亲手抢走了我最爱的女人。

没坐牢之前，我无数次给他说过，我最爱的女人就是雨柔姐啊。

他怎么做得出来？

一股淤血从我口中喷出，想也没想，我失控的朝冯顺砸去，拳头犹如泰山，想把他砸死。

可，最终，一道柔弱的身影挡在了冯顺面前。

是雨柔姐，她俏脸罩煞，满脸凶气：「够了！冯斌，难道三年惩罚，你还没醒悟自己错在哪里么？居然还有脸想打你哥？你就是个王八蛋，永远不知悔改。」

雨柔姐说着话，狠狠的把我推开。

最后，似乎想起什么，她又拿出湿巾擦着手指刚才碰过我的地方，似乎无比嫌脏。

我眼泪差点流出来，事已至此，还有什么好说的呢？

雨柔姐彻底成了冯顺的女人，一切是我活该，我笑着说：「呵呵，嫂子，祝你们幸福。我就是个禽兽，对不起。」

说着话，我蹒跚的走向外面去。

依稀可见，雨柔姐看也没看我一眼，彻底把我当成了狗屎一般。

也是这一刻，我想通了，为何我坐牢时，家里没一个人来看我了。

因为我以为我在报养育之恩，可我哥却在外面抢我的女人，他们没脸见我。

可能，也不想见我。

后来，我迷迷糊糊不知道去了哪里。天快黑时，我来到河边，看着苍茫的河水，万念俱灰，甚至涌起一股跳河自尽的念头。

就在我要跳下去时，一道声音突然叫住了我。

回头看去，就见是我哥，他从车上下来，快速走来，歉意的说：「对不起，冯斌。我知道，我是个猪狗不如的东西。」

「可今天当雨柔面，我也没法给你解释，只有先走再找你了。」

「抢走雨柔是我不好，但感情的事情你也知道，没法控制的。这三年你坐牢，没人照顾雨柔，我难免和她朝夕相处，久而久之就生情了，所以.....」

他给了我一个牛皮信封，里面鼓鼓的。

「这里面有点钱，你先用，去个远点的城市，越远越好。雨柔恨你，你懂，就当帮哥最后一个忙。」

拿着冯顺给的钱，我感觉呼吸都没有力气。

是啊。

我是个罪犯，刚出狱，雨柔姐不想看见我，碰我一下都嫌脏，其他人也一定想躲着我。

这里，已经抛弃了我。

「好，我走。」我咬咬牙。

「别断了联系。」冯顺拍了拍我的肩膀，回到车上走了。

在离开前，我还想看看爸妈。

我又回到了院子，却见到让我终身难忘的一幕。

「人找到了吗？」

房子里，传来我妈的声音。

「找到了，给了他两万块钱。傻头傻脑的，应该不会回来了。」冯顺说。

「你是有文化的人，这三年在金融公司进步很快。还有半个月，你职务前面的副字就会去掉，千万要把他安抚好，别让他瞎闹。」我妈说。

「是，今天看见我和雨柔在一起，要打我呢。」冯顺说。

「他还敢打你？」我妈顿时火了。

「有雨柔拦着，没碰到。不过可惜了，我刚刚找到他时，看见他站在河前一直犹豫，似乎要跳河，我不叫他让他跳下去好了。」

「他死了，我心里的大石头就落地了。」冯顺说。

「千万别让他死，他不光能给你顶罪，还能治你的病。」我妈着急的说道。

「你有家族遗传病，多囊肾，我们当初领养他，就是为了给你换肾。先别盼着他死，等你公司那边大权在握，找个机会与他把肾换了。」我爸说。

「知道了.....」

窗外一片漆黑，我要拉开门的手控制不住的发抖。

我怎么都没有想到，这一家人竟然是典型的双面人，他们把我领养长大，像亲生父母一样对我好，是为了给他们的亲生儿子换肾。

倘若三年前冯顺没有犯事，我怕是要被老两口苦苦哀求，被他们骗到冰冷的手术台上，被他们以养育之恩为借口，傻乎乎的给冯顺换肾了。

3

知道了他们的秘密后，一连几天我都晕乎乎的。

我没有听冯顺的话走远，而是在本地找个旅馆躲了起来。

我还不放心雨柔姐。

爸妈的冷酷和自私让我很受打击，看透了冯顺的真面目后，我更不放心让雨柔姐留在他身边。

我想找到雨柔姐，把真相告诉她，让她离这家两面人远远的，越远越好。

可，雨柔姐那么恨我，她会相信我吗？

要是她不信我，把我没走的事告诉冯顺怎么办？

我入狱的这三年，冯顺已经是金融公司高管，在本地很有势力，我贸贸然去找雨柔姐，非但救不了她，反而会惊动冯顺。我毕竟替他顶过罪，他很希望我消失，我必须小心谨慎。

我没有雨柔姐的联系方式，她和冯顺已经买了别墅，有了自己的家。

于是我把自己精心伪装了一番，开始跟踪冯顺上下班时开的车。我找到了他和雨柔姐的别墅，看着他们出双入对。

我还看见他们一起去了孤儿院，在里面呆了很久才出来。

我心里说不出的难受，善良漂亮的雨柔姐，竟然毁在了这种人手里。

也是跟踪冯顺这几天，我又发现了他的一个秘密。

他在本地确实有一些社会上的朋友，还没有正式提拔，那些人已经称呼他为冯总了，对他的态度毕恭毕敬。

他出入过一个本地最大的夜总会，我亲眼看见他喝的酒气熏天，从里面搂出一个打扮妖艳的女人上了车，两个人在对方身上乱摸。

我恨的双眼血红，牙齿咬得咯咯作响。

我为了他入狱，顶着他的脏名，被狱友们无情的欺辱，苦苦捱了三年。他却在外边夜夜笙歌，霸占着我爱了整整十几年的女人。

趁着夜色，我壮着胆子接近他的车子，偷偷拍了他出轨的照片，知道接近雨柔姐的机会到了。

我已经不奢望得到雨柔姐了，只希望雨柔姐知道他的真面目，早点远离他，不要被这种真正的罪犯骗了。

就在我要找雨柔姐的前一天，冯顺突然给我打了电话。

电话是他给我的。

他们冯家还想要我一个肾，为了方便找我，他让我走时还给了我一部手机。

「冯斌，你明天去南昌，找一个叫癞子的人，他能给你安排工作，做办公室的，你在他那边舒适点。」冯顺说。

「好，好……」重新认识了冯顺，我的声音有点不自然。

「你在哪呢，我让你走远，你走远了吗？」冯顺起了疑。

「走远了。」我强忍着心里的不舒服说。

「发个定位看看。」冯顺说。

我……

「哥，不方便。」我不太会撒谎，支支吾吾的说。

「怎么不方便了？」冯顺急了。

「在外面玩呢，发定位不方便，打电话也不方便，我要挂了。」我说。

「那种事？」冯顺的语气暧昧了起来。

「嗯。」我说。

「行，好好玩吧，多见见世面，不玩以后就没机会了。」冯顺笑着挂断了电话，「别忘了，明天去找癞子。」

我是随口胡诌，他以为我去了那种地方。

他和爸妈都没把我当亲人，可到底是从小一起长大的，他还是我哥，大概是觉得我这种人也有那种爱好很稀罕。

他无意中的一个玩笑让我心里很暖。

有那么一刻，我有点后悔听见他们的秘密了，心想如果我什么都不知道，如果我哥三年前没有犯事，或者他是个好人，只要他能真心对雨柔姐好，就算我把肾捐给他算什么？

很快，我妈打了个电话，又让我心里冷了。

她问我：「冯斌，你在外面做那种事了？」

「是。」我没想到她会亲自过问，红着脸小声的回答。

「你怎么这么不要脸？」我妈劈头盖脸就骂了起来，「外面那么脏，要是你染上病怎么办？」

「赶紧给我回去，明天去找南昌找癞子上班，不然以后我没你这种儿子。」

「真是狗改不了吃屎！」

我呆呆的愣了半天。

我在她心里是狗改不了吃屎？

妈，你可不要忘了，三年前犯罪的是你的亲儿子，不是我冯斌。

我忍不住凄凉的笑了。

看来，不管她的儿子做错了什么，在她心里永远是她最好的儿子。而我冯斌，在她眼里只是个肾，能被他们养着长大，是为了治好冯顺的遗传病。

这天晚上，我又知道了一个秘密。

我觉得我妈和冯顺说的那个癞子有点耳熟，就问了旅店的老板娘。她告诉我癞子以前是本地一个混子，这几年去了南昌，认识一些下九流的人，做起了拐卖的人贩。

我倒吸一口凉气。

就算是傻子也知道怎么回事了。

这大概是他们这几天临时想出来的办法，把我送去人贩子的巢穴控制我，待冯顺工作稳定，便取走我的肾给冯顺治病，可能不止是一颗，而是两颗，甚至把我直接杀了，卖掉我身上的一切。

既能赚的盆满钵丰，还能让我永远守住他们儿子犯罪的秘密。

他们好狠的心。

我决定第二天就去找雨柔姐，趁着冯顺上班，把一切都告诉雨柔姐，一定要让雨柔姐相信我，千万要离开这恶魔般的一家人。

可就在我见到雨柔姐后，一个巨大的深渊卷向我，几乎将我置于死地。

4

我把自己伪装的很严实，戴着鸭舌帽、口罩和墨镜，为了不让他们看出我的身形，特意在衣服里塞了两条床单。

第二天早上，我看见冯顺去上班，压抑着内心的紧张，和想着看见雨柔姐时的激动，一口气冲到了他家，敲开了房门。

「雨柔姐，冯顺不是好人，我手机里有他的罪证。请你相信我，一定要相信我，三年前欺负你的不是我，是冯顺！」

我怕雨柔姐不相信我，她打开门的一刻就闯了进去，拿出手机里拍到冯顺出轨的照片给她看。

她穿着一条丝质的睡裙，曼妙的曲线优美至极。似乎刚洗过澡，身上的幽香让我意乱神迷。

看着她熟悉的美丽的面孔，我的眼睛忍不住红了。大概是从小对她的爱和依赖，我差点控制不住整整三年的委屈，要在她面前嚎啕大哭。

「雨柔姐，请你相信我，我还是你弟冯斌，那个一心爱着你，只想让你幸福的冯斌。他们真的不是好人，他在骗你，你和他

在一起只会被害。」

我卑微的向雨柔姐解释，如果有一面镜子，我知道现在的样子一定很狼狈。

我的双腿控制不住的弯曲，几乎要给她跪在地上。

「对了，我还知道一个天大的秘密，冯顺有家族遗传病，他们把我从小养大，是要换我的肾！」

雨柔姐娇唇微张，眼神显得无比的惊愕。

良久，她才渐渐回过神，看着我给她的手机，紧紧皱起了秀眉。

「这些事，还有别人知道？」她问。

「没有，我只告诉了你一个人。」我心里狂跳，身上出了很多汗水。

「你一直没走？」她又问。

「是。」我说。

她的神情越来越凝重，目光盯着我，似乎在心里想些什么。

我知道冯顺隐藏的太好了，雨柔姐一时没法接受。她朝夕相处的老公，竟然有着不为人知的一面，她需要好好消化这些信息。

我怕冯顺中途回来，便拿出提前准备好的纸条，上面是我的电话。交给雨柔姐，就要离开。

「你去哪？」雨柔姐问。

「冯家人对我起了杀心，要骗我去找人贩子，我要躲起来。雨柔姐你快和他离婚，躲这种人远远的，越远越好，千万别在他面前露出破绽。」我说。

「我和你一起走。」雨柔姐咬了咬嘴唇。

「什么？」我一脸吃惊。

「走，带着我一起走！」雨柔姐拉住了我的手。

我意想不到的，雨柔姐这么快就相信了我，还和我站在了同一条线，要和我一起走。

把她带回我躲藏的小旅店时，我的心里五味杂陈。

我这是，带着雨柔姐私奔了？

看见她坐在我的床上，卷曲的睫毛低垂，胸前饱满，光洁的长腿自然的落下床沿，纤纤玉足勾着高跟鞋，嗅着她身上若隐若现的香气，我努力咬了咬舌尖。

不行，这是我的嫂子，我决不能对她有非分之想。

她一天是我的嫂子，一辈子都是。

我这辈子毁了，不能再糟蹋她，她那么善良，那么美，她一定会找到更好的人家。

我只是不想见她被冯顺骗，她不能和冯顺这种人渣在一起。

到了晚上时，雨柔姐躺在床上，用被子轻轻裹住自己，小声对我说：「我睡了。」

「嗯。」我躺在地上，幸福的说道。

也不知道过了多久，我迷迷糊糊醒来时，看见冯顺一身西装笔挺，蹲在我面前咯咯咯的笑，在他身边站着很多人。

我以为是做梦，他又轻轻捅了我几下，我才渐渐清醒。

是真的，这不是梦。

「冯顺！」我忍不住瞪大眼睛，惊恐的发出一声大吼。

5

「冯斌，我可是你哥，你胆子不小，竟敢带你嫂子跑。」冯顺皮笑肉不笑的看着我，突然一巴掌打在我的脸上。

还没等我反应，他身边一群大汉冲过来，向我拳打脚踢了起来。

冯顺是金融公司的高管，在社会上结交朋友不少，他找来这些人异常凶狠，各个下手极重，我几次被他们打的几乎昏死过去。

但我更关心的是雨柔姐。

我很纳闷，他们是怎么知道我藏身地的，雨柔姐在哪，被冯顺抓回去了吗？

雨柔姐知道了他的秘密，他会不会伤害雨柔姐？

很快，我见到了一生中都不敢想象的一幕。

他们打累了，把我打的满地是血，带着我向旅店外面走，我看见雨柔姐就站在外面，冯顺的奔驰车旁边。

她脚踩着名贵的高跟鞋，一袭黑色长裙气质冷艳。我惊住了，拼尽全力的向雨柔姐大吼：「雨柔姐快跑，冯顺不是好人！」

「哈？」冯顺愣住了。

雨柔姐目光一直没有看我，听见我竭力的声音，也是吃惊的看来。

渐渐的，俏美的脸上写满了精彩。

「雨柔姐，你快跑，千万不要管我。这家人全是魔鬼，你一定要和他们分开，不然被他们害死。」我痛苦的说。

「冯斌，你大概搞错了吧？」冯顺戏谑的看着我。

「我错了？」我问。

「问问你的雨柔姐。」冯顺坏笑。

「雨柔姐，你怎么了？」我投来疑惑的眼神。

雨柔姐静静的看着我，眼神从惊诧渐渐到冷漠，又从冷漠到深入骨髓的鄙视，一字一顿向我吐出了终身难忘的一句话。

「是我告诉冯顺抓你的。」

「也不看看你是什么东西，竟然有脸带我私奔。吃的起饭，坐的起车，晓得 LV 的全拼怎么写吗？」

嗡的一声，我只感觉天旋地转。

仿佛寒天雪地里一大桶冰水向我狠狠浇来。

我的整个世界碎了。

我做梦都没有想到，出卖我的竟然是雨柔姐。那个我冒着生命危险带出来，即使被打得遍体鳞伤，还心心念念惦记的雨柔姐。

雨柔姐，她变了。

看着她发自内心嫌恶的眼神，我才知道这三年变了很多，她已经不是我心里善良的雨柔姐。

她身上穿满了名牌，已经习惯了优渥的物质生活。

在我向她通风报信，准备离开她家时，她就想好了要出卖我。冯顺可是金融公司高管，还有几天，就会走上人生巅峰，她不

允许这期间出现半点闪失，哪怕冯顺出轨，她也认准了和冯顺站在一起。

我就像个小丑，被他们捉弄了还懵然不知。

「雨柔，你可真是我的好贤内助啊。」冯顺嘲笑的看着我，挽住了雨柔姐的细腰。

「快把这罪犯带走，我看着恶心。」雨柔姐鄙视的说。

「行，我快把这罪犯带走，免得脏了你的眼睛。」冯顺坏笑着说。

我被他们强行塞进了一辆面包车里，被他们带到一个废弃工厂又狠狠打了起来。

他们下手实在太重，我忍不住晕了过去。

到我重新醒来时，冯顺和雨柔姐已经不在。看守我的是个光头，他带着几名手下，那些人管他叫癞子哥，想到他劣迹斑斑的恶名，我知道自己没有活路了。

6

接下来几天，我心如死灰。

我和雨柔姐从小一起长大，她是对我最好的人。我发现我哥和爸妈的真面目时，我的世界已经毁了，雨柔姐的出卖，更是在我已经崩塌的世界画上浓重的一笔。

这世界变了。

什么都和以前不一样了。

我哥不是我哥，爸妈不是我爸妈，雨柔姐也不是那个雨柔姐，他们全都背叛了我，他们全都想让我死。

我不想活了。

在我被他们关着第四天时，看守我的赖子接到一个电话，走了出去。

我看见外面拉长了两道影子，隐隐听见我妈的声音，她小声问赖子：「冯斌，他还没吃东西吗？」

「放心，死不了。」赖子说。

「总要吃点东西的，不然就饿死了。」我妈说。

「抓了这么多人，我还没见过饿死的。」赖子说。

毕竟是养我长大的人，在我心里就是亲妈。听见她的关心，我忍不住抬起了眼睛，可很快我的心里又冷了。

「冯顺明天就要升职，去掉副字，他便大权在握，是真正的大人物了。你要想办法让冯斌吃点东西，不然饿坏了，我儿子换肾的事怎么办。」

「你要好好看管他，等他把我儿子的两个肾换了，他身上有用的，随便你们怎么卖。」

「好，我看好他，老太太你回去吧。」癞子恭敬的说。

我欲哭无泪，已经替冯顺蹲了三年，竟然还要把肾给他。还落个死无全尸，就算我心里一百个不甘，被他们绑在废弃的工厂也只能等死。

几个小时后，我心里的求生欲望又强烈了起来。

他们带回来一个小女孩儿。

小女孩儿不到四岁，扎着两条小辫子，穿着一条碎花裙子，皮肤白净，一双大眼睛充满了灵气。

她不像有钱人家的孩子，却有一种纯天然朴素的气息。

她仿佛属于外面的十万大山，根本不属于这个是非之地。

她没有说过话，癞子吃饭时，她也跟着吃。注意到我这囚犯，蹑手蹑脚的走过来，用水灵灵的大眼睛看着我。

我被她眼里的纯净感染了，用善意的眼神看着她，她静静的看了我一会，突然露出一口洁白的小牙齿，向我嘻嘻一笑，便跑回到癞子身边。

「癞子哥，冯总得的是什么病？」一个手下问道。

「多囊肾，听说是家族遗传，三十岁之前看不出什么，三十岁以后会发病，不换肾就难活。」癞子说。

「冯总如果生了孩子，也会得病吧？」手下问。

「不一定，要是生病了也没事，冯总有钱有势，让我们帮他买来这小女孩儿，不就是想养大了，将来给他孩子换肾吗？」癞子笑了笑。

「可惜了，他那么有钱，去医院买肾多好。」手下看看小女孩儿，一脸惋惜道。

小女孩儿像是精灵，即使人贩子也动了恻隐之心。

「想要合适的肾源，排队得猴年马月。」癞子咂咂嘴巴，「就算是黑市的肾源，也要撞运气才能找到。」

「也是他老冯家命不该绝，这小女孩儿的血型和冯顺一样，她是个哑巴，她爸又是赌鬼狠心，这才能被我们搞来。」

「明天，把孩子给冯顺？」手下问。

「嗯，等明天冯顺做了金融公司老总，他和这小子换肾，他老婆把女孩儿带走。」癞子说。

听了这些话，我的心里猛的一激灵。

看一眼天真单纯的小女孩儿，又看看被绑着的自己，我的求生本能空前的强烈。

这卑鄙肮脏的一家人！

他们害了我嫌不够，竟然又从癞子这买了一个小女孩儿，要让她像我一样痛苦的活着。

我偷偷跟踪过冯顺，看见他带着雨柔姐去了孤儿院。那时我以为雨柔姐善良，想要领养一个孩子做慈善。

现在才知道，原来她早就知道冯顺有遗传病。

这恶毒的女人，她已经尝到了金钱带来的甜头，为了将来能和冯顺有一个健康的孩子，她已经变成了和我妈一样的恶魔，要像我妈一样，残忍的害死另一个生命。

不行，我不能坐以待毙。

不能像畜生一样被他们宰了。

我要反抗，要让这些恶魔受到应有的惩罚。

可我现在被他们绑在废弃的工厂里，被五个身强体壮的人贩守着，我要怎么脱身？

想起自己被冯家人和雨柔姐像傻子一样戏弄，我渐渐发出了凄凉嘲讽的笑声。

那些人听见我的笑声吓了一跳。

我的笑声越来越大，在昏暗废弃的工厂里回荡了起来。

「我草你吗的，你笑的好癫人啊？」那些人被我吸引了过来。

我不理他们，依然大声的笑。

他们看着我神情癫狂的样子有些害怕了，突然上脚用力的踢我。

无论他们怎么踢我，我依然疯狂的大笑。我开始被他们踢的吐血，踢的神情痛苦，直到他们把我打的奄奄一息，我才渐渐止住了笑声。

我无精打采的耷拉着脑袋，由嗓子深处发出像鹅一样恐怖的呼吸声。

我在和他们赌。

用我的生命和这些人赌。

我赌这些人不敢让我死，因为我死了，冯家人这二十多年的努力就全白费了。

我赌赢了，这些人果然不敢让我死，他们看见我性命垂危的样子吓坏了，立刻松开绑着我的绳子，手忙脚乱的拍打我的脸。

我还有一丝力气，故意有气无力的装死，痛苦的摸向自己的腰，同时对他们说：「我的肾，我的肾好像被你们打坏了。」

「好疼，疼死我了。」

「也好，你们坏了我的肾，冯顺有再多的钱也只能等死。」

「不！！！！」癫子红起眼睛发出一声大吼。

他以为我刚刚在向他们用计，是故意大笑引他们打我，就算被他们打坏打死了，也不想让冯顺得到我的肾。

我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。

冯顺可是金融公司高管，他与很多放贷的和企业家有来往，这种人癞子得罪不起。

他赶紧和手下们把我抬进车里，慌慌张张的带着我找小诊所救命。

就在他们带着我找小诊所，眼睛一直看着窗外时，我突然拼尽全力窜向了司机，一拳打在他的脑袋上，顺势抢过方向盘狠狠一扭。

这一瞬电光火石，他们连叫都没来得及，我们的车子便迎向了一辆快速驶来的大车。我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，快速把身子一翻，趴在司机和副驾驶两人的面前，同时用双手护住了头。

轰隆一声巨响。

我们的车子旋转一下狠狠翻了出去。

7

「额.....」

一阵安静，我躺在车里神情痛苦。

看向癞子和他的手下，这些人没扎安全带，司机和副驾驶两人满脸是血，当场晕了过去。癞子和一名手下坐在后面，他的脖子好像受了伤，在车子里大头朝下，像是罐头一样困着，不断的小声呻吟。

我试着蠕动身体，努力的向外爬。

我的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，一定要活着，弄死这群混蛋。

我本就是快死的人，连死都不怕，还有什么好畏惧的？

「冯斌，你个王八蛋，我日你的娘，居然装死骗我们。如果你敢跑，老子绝对让你死的很难看。」癞子的脖子受了伤，他大头朝下的困在车里一脸痛苦。

我没理他，终于钻出了车子。

呼吸到凉爽的空气，我的脑袋一阵天旋地转，渐渐舒服了不少。

我蹲在撞翻的车子前，看着像罐头一样困在里面的癞子，由脸上露出笑容，眼睛死死的盯着他。

他被我看的有点发毛，不知道我要做什么。

我看了他一会儿，一脚踹开被撞得卷曲的车窗，伸手进去拿他们的手机。

癞子的脸色变了变，试着向我反抗，要保护他的手机。我想到他们毒打我的情景，用拳头向他的脸上狠狠的掏，他受的伤比

我重，已经不是我的对手，渐渐放弃了抵抗。

「你们这群人渣，等死吧！」我用癞子的手机报了警，便拿走他们的手机离开了。

8

明天是冯顺升职的日子，在我入狱的这三年，他凭着海外硕士的身份在金融公司混的如鱼得水。

老板信任他，终于提拔他做了金融公司的老总，让他大权在握。

他春风得意，还没有正式升职，就已经在市里最大的酒店包下了一个宴会厅，请了诸多亲友前去庆祝。

他们还不知道癞子已经出事，法律即将对他们进行审判。

冯顺在这天晚上西装革履，爸妈和雨柔姐也都穿着一身盛装。他们虚情假意的招呼着祝贺的客人，心里已经膨胀到了极点，以为这才是他们人生高光的开始。

我混进了酒店，故意在冯顺面前晃了晃，接着闪身走向了里面的包间。

冯顺被雨柔姐挽着，俨然一位成功人士。

他看见我顿时傻了，吃惊的对雨柔姐说道：「草，这小子不是在癞子那吗，怎么到我这了？」

「一定是癞子办事不力，让这小子跑了。赶紧把他弄死，别让他坏了你的好事。」雨柔姐咬着牙齿说。

「行。」冯顺眼中闪过一抹阴郁，向我尾随而来。

我已经报了警，让警察去抓受伤的癞子，去废弃的工厂里救小女孩儿。我不知道这些人会不会供出冯顺，为了给冯顺致命一击，我把从癞子那拿到的四部手机藏好，全部在网上开了直播。

我站在包间里，看见冯顺跟了进来，假装吓了一跳。

「冯顺哥，你怎么来了？」我怯懦的问道。

「废物东西，你是怎么来的？」冯顺反问。

「我跑了。」我慌张的说。

「草！」冯顺抄起了一个烟灰缸，向我步步逼来。

「哥，我错了，知道你的厉害了，怕了。」我向他求饶，「你让我顶罪，我帮你顶罪。你要我的肾救命，我把肾给你。」

「能不能放了我？」

「放了你也行，和我回癞子那。」冯顺的表情缓了缓。

「哥，你可是堂堂的大学生，你的势力好大，我好敬佩你，明天你就升职了，这市里再也没人是你的对手了吧？」我问。

「啥？」冯顺有点懵。

「你竟然认识癞子那种人，身边还有很多社会人，明天就做公司的老总了，这是你的人生巅峰了吧？」我问。

「呵呵，这才只是开始。」冯顺想了想，由脸上露出笑容。

「你还能混的更好？」我吃惊。

和我计划的一样，此时的他已经膨胀到了极点，根本没意识到即将到来的危险。他以为我是个将死之人，在我面前炫耀一番也没什么。

正因为我是他的弟弟，从小和他一起长大，我对他的性格实在太了解了，所以我断定，他一定会把自己的犯罪行为和盘托出。

而我正在直播的四部手机，就是他亲口招供的证据。

他并不知道，就在我们对话时，那四部同时直播的手机，已经引来了一些人的围观。有人一眼就认出了冯顺，这个在市里已经小有名气的金融公司高管，他们给金融公司那边打了电话，他的老板正在外面的宴会厅里，听见手下走过来小声耳语，脸色狠狠一变，立刻让手下打开了手机。

这可是今晚的贵客，雨柔姐和爸妈一直在关注。看见老板脸色不对，他们小心翼翼的靠来，看见我和冯顺的直播脸色唰的一下就变了。

「我们这是小城市，可不比南昌，你以为我的金融公司是什么，做证券投资的？」冯顺还不知道自己正在社死，意气风发的在我面前侃侃而谈。

「其实就是个大型贷款公司，比小额贷款公司高端点而已。」

「我是公司里管事的，想把钱放给谁就放给谁。那些个企业名流缺钱时你不知道多凄惨，一个个像条哈巴狗一样向我求情，差点就下跪磕头……」

随着冯顺把他的秘密和盘托出，四部手机的直播间里人数越来越多。

现在可是全民直播的时代，即使一个粉丝没有，也可以在当下热门的视频软件里直播。来的一些亲友正坐在宴会厅里摆弄手机，刷到我和冯顺的同城直播立刻点了进去。

这些人一传十，十传百，纷纷屏住呼吸看了起来。

「实话告诉你吧，我老板就是恶势力大佬。而我冯顺，你可以叫我冯总，也可以叫冯爷，我是他的军师，是他的二把手！」

老板看见这一幕脸色大变。

爸妈和雨柔姐的脸也成了猪肝色。

在场不少亲友忍不住笑了出来，纷纷捂住嘴巴，用讥笑的眼神向他们看来，同时交头接耳，向他们指指点点。

我和冯顺还在包间里，为了让冯顺主动招出更多，我继续向他认怂，顺势坐在一个沙发上，拨开只露出摄像头掩着手机的枕头，看见直播间里的人数吓了一跳。

竟然有三万之多了。

那另外的三部手机.....

我能够想象到，外面一定也有人看见我们的直播，他们的脸色一定很精彩。

外面，果然已经乱作一团。

老板也随着冯顺当场社死了，他看着我们直播的内容瑟瑟发抖，像只狮子一样愤怒的咆哮。

「找到冯顺，一定要把他找到！」

「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把他找到！」

「冯顺，这蠢货竟敢坑我，我要把他杀了，要把他五马分尸！」

雨柔姐和爸妈已经崩溃了，他们想不到所有的努力会毁于一旦。

而冯顺又告诉我，他和雨柔姐就是一对狗男女，他的父母就是一对恶魔，他们当年领养我就是看中我血型和他相符，把我养这么大是为了给他换肾。而他的家族遗传病也会导致未来的孩

子有病，他们又买了一个小女孩儿，准备将来养大了也把她杀了时，

所有在场的亲友们都愤怒的向他们看来。

他们做梦都没有想到，他们一直追捧的冯家人竟然是这样一群货色。

这是，家门不幸。

丢脸啊！

他们向冯顺的父母和雨柔姐大骂了起来，有些冲动的甚至端起菜汤向他们狠狠泼了过去。

「不要听冯顺乱说，亲友们，请你们相信我，我们都是好人！」雨柔姐心里恨极了，她一边和爸妈抱头鼠窜，一边向亲友们大声的解释。

「杨雨柔，你们怎么能这么不要脸？」

「做街坊时感觉你挺好的，没想到你就是个婊子！」

「人尽可夫，这种女人应该浸猪笼！」

大家受不了他们可耻的行为，想到自己竟然参加这种人的庆功宴，只感觉说不出的丢人，纷纷端起桌子上的菜肴，向他们倾泻起心中的愤怒。

包括冯顺的老板，想到自己辛辛苦苦洗白的身份被冯顺毁了，他当场放话，就算他和冯顺一起做了牢，在牢里也要把冯顺弄死！

冯顺还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，依然在我面前侃侃而谈，炫耀着他现在的威风。他和我说了整整半个小时之久，就在他抓着我走出包间，看见外面混乱的一幕顿时傻了。

爸妈和雨柔姐已经狼狈不堪，他们身上被人泼满了菜汤，脸上还有被人打伤的痕迹。警察已经逮捕了癞子，救出了废弃工厂里的小女孩儿，看见直播间闻讯赶来。

「冯顺，我一定要杀了你。你给我等着，我重用你，你却害我入狱。我要让你不得好死，让你全家不得好死！」老板已经揉乱了头发，正被警察抓着，双眼狂暴的向冯顺大吼。

冯顺还在发懵。

直到他被带到警车才意识到发生了什么。

「冯斌，你竟敢摆我一道，老子要杀了你！」他拼命挣脱身边的警察，用一种吃人的眼神向我冲来。

可他还没等伤到我，突然狠狠喷出一大口鲜血，戴着手铐晕倒在了我的面前。

他引以为傲，重视的人生毁了。

他没能走到明天。

我笑了笑，只道了声活该，心里前所未有的愉悦。

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，版权归 www.zhihu.com 所有